

《收获》60周年纪念文存 珍藏版

中篇小说卷（1934—1957）《收获》编辑部 主编

叙事 玛卓的爱情

毕飞宇 北村 等著

收获

非外借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收

穫

60

周年

纪念文集 珍藏版

中篇小说卷（1994—1997）《收获》编辑部 主编

叙事

玛卓的爱情

毕飞宇 北村 等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叙事 玛卓的爱情/毕飞宇等著;《收获》编辑部
主编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(《收获》60周年纪念文存:珍藏版.中篇小说卷.
1994—1997)

ISBN 978-7-02-013035-1

I. ①叙… II. ①毕… ②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
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59453 号

总策划 黄育海 程永新
责任编辑 卜艳冰 杜 晗
装帧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2
字 数 310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035-1
定 价 9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巴金和靳以先生创办的《收获》杂志诞生于一九五七年七月，那是一个“事情正在起变化”的特殊时刻，一份大型文学期刊的出现，俨然于现世纷扰之中带来心灵诉求。创刊号首次发表鲁迅的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，好像不只是缅怀与纪念一位文化巨匠，亦将眼前局蹐的语境廓然引入历史行进的大视野。那一期刊发了老舍、冰心、艾芜、柯灵、严文井、康濯等人的作品，仅是老舍的剧本《茶馆》就足以显示办刊人超卓的眼光。随后几年间，《收获》向读者奉献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和其他作品，如《大波》（李劫人）、《上海的早晨》（周而复）、《创业史》（柳青）、《山乡巨变》（周立波）、《蔡文姬》（郭沫若），等等。而今，这份刊物已走过六十个年头，回视开辟者之筚路蓝缕，不由让人感慨系之。

《收获》的六十年历程并非一帆风顺，最初十年间她曾两度停刊。先是称之为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困难时期，于一九六〇年五月停刊。一九六四年一月复刊后，又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迫停刊，其时“文革”初兴，整个国家开始陷入内乱。直至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才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再度复刊。艰难困顿，玉汝于成，一份文学期刊的命运，亦折射着国家与民族之逆境周折与奋起。

浴火重生的《收获》经历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洗礼，由此进入令人瞩目的黄金时期。以后的三十八年间可谓佳作迭出，硕果累累，呈现老中青几代作家交相辉映的繁盛局面。可惜早已谢世的靳以先生未能亲睹后来的辉煌。复刊后依然长期担任主编的巴金先生，以其光辉人格、非凡的睿智与气度，为这份刊物注入了兼容并包和自由开放的探索精神。巴老对年轻作者尤寄予厚望，他用质朴的语言告诉大家，“《收获》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，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，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。”因而，一代又一代富于才华的年轻作者将《收获》视为自己的家园，或是从这里起步，或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发表在这份刊物，如今其中许多作品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

经典。

作为国内创办时间最久的大型文学期刊,《收获》杂志六十年间引领文坛风流,本身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缩影,亦时时将大众阅读和文学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。现在出版这套纪念文存,既是回望《收获》杂志的六十年,更是为了回应各方人士的热忱关注。

这套纪念文存选收《收获》杂志历年发表的优秀作品,遴选范围自一九五七年创刊号至二〇一七年第二期。全书共列二十九卷(册),分别按不同体裁编纂,其中长篇小说十一卷、中篇小说九卷、短篇小说四卷、散文四卷、人生访谈一卷。除长篇各卷之外,其余均以刊出时间分卷或编排目次。由于剧本仅编入老舍《茶馆》一部,姑与同时期周而复的长篇小说《上海的早晨》合为一卷。

为尊重历史,尊重作品作为文学史和文学行为之存在,保存作品的原初文本,亦是本书编纂工作的一项意愿。所以,收入本书的作品均按《收获》发表时的原貌出版,除个别文字错讹之外,一概不作增删改易(包括某些词语用字的非标准书写形式亦一仍其旧,例如“拚命”的“拚”字和“惟有”“惟恐”的“惟”字)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收入文存的篇目,仅占《收获》杂志历年刊载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。对于编纂工作来说,篇目遴选是一个不小的难题,由于作者众多(六十年来各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几乎都曾在这份刊物上亮相),而作品之高低优劣更是不易判定,取舍之间往往令人斟酌不定。编纂者只能定出一个粗略的原则:首先是考虑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,其次尽可能顾及读者和研究者的阅读兴味,还有就是适当平衡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作品。

毫无疑问,《收获》六十年来刊出的作品绝大多数庶乎优秀之列,本丛书不可能以有限的篇幅涵纳所有的佳作,作为选本只能是尝鼎一脔,难免有遗珠之憾。另外,由于版权或其他一些原因,若干众所周知的名家名作未能编入这套文存,自是令人十分惋惜。

这套纪念文存收入一百八十余位作者不同体裁的作品，详情见于各卷目录。这里，出版方要衷心感谢这些作家、学者或是他们的版权持有人的慷慨授权。书中有少量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暂未能联系到版权（毕竟六十年时间跨度实在不小，加之种种变故，给这方面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），考虑到那些作品本身具有不可或缺的代表性，还是冒昧地收入书中。敬请作者或版权持有人见书后即与责任编辑联系，以便及时奉上样书与薄酬，并敬请见谅。

感谢关心和支持这套文存编纂与出版的各方人士。

最后要说一句：感谢读者。无论六十年的《收获》杂志，还是眼前这套文存，归根结底以读者为存在。

《收获》杂志编辑部

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

| 目 录 |

北 村	玛卓的爱情	1
毕飞宇	叙事	68
李 冯	庐隐之死	123
王安忆	我爱比尔	150
东 西	没有语言的生活	229
韩 东	小东的画书	261
阎连科	年月日	292

玛卓的爱情

北 村

伙计，我要跟你讲的故事已经开始了，其实我很不愿意回忆她的事，她叫玛卓，这个名字听上去比较古怪是吧？我相信你一定听说过这个名字，因为你认识她的丈夫刘仁，想起来了吧？对了，就是他，有一次跟我们下乡宣传安全用电常识的那一个，他可是个老实人，料不到娶了一个古怪的妻子。玛卓那时候是我们班唯一能歌善舞的女孩，我敢说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她，可她偏偏选中了刘仁。记得当时刘仁来找我，他把这个天大的喜讯告诉我时，我显示了出奇的镇静（其实我心里真痛苦，因为我也爱她）。我看着刘仁那副喜不自胜的劲头，突然间好像看穿了一个秘密，绝望反倒使我一身轻松心明眼亮。当我用批判的眼光打量玛卓时，发现她有一个严重缺陷。我对刘仁说，不要高兴得太早了，玛卓天性敏感，安静不下来，你看她总是耽于思虑、心神不宁，这样的女人以后会要了你的命。但刘仁根本不睬我的话，他乐坏

了，说，要不，她是个女才子呢！

我想一定有个什么东西迷惑了他，人在恋爱时总是忘乎所以的吧？我承认玛卓是个绝无仅有的姑娘，她会写诗，会唱歌跳舞，为人也不错，而且这个才女居然长着一副天仙般的美貌，这在当时那座大学是很少见的。刘仁说玛卓是“近乎完美”了，我想他加上“近乎”两个字说明他还不至于完全疯狂。在刘仁和玛卓轰轰烈烈开始的爱情中，我的任何劝说不但显得软弱无力，而且几乎让人联想到某种肮脏隐秘的心理了。我遂放弃了一切想法。

时间在我们身边哗哗地过去，如果你暂时离开世事的烦扰掉过头来谛听，你会听到时间那粗大无比的声音，提醒我们在其中的地位。事实正是这样，我们在时光流逝中无可奈何地变老，有时我们为此哭泣，不过是为了使我们滑向深渊的速度因着哭声而慢一些罢了。

后来，刘仁和玛卓理所当然地结婚了。刘仁分配到一所供电局工作，玛卓改行当了模特儿。再后来，悲剧就发生了。也许这悲剧看上去是注定的，我还是不能接受。伙计，就像现在我们躺在沙滩上晒太阳，看着炫目的沙滩、五颜六色的太阳伞和姑娘，不会去想到灾难一样。但灾难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。哎呀，人的一生不就是总在想办法避开可能来临的灾难，一想到这些我就害怕，我在这里都躺不住了。

然而故事才刚刚开始。

我已经在玛卓毕业前领教过一次她的多疑，刘仁能默默承受她的性格足以证明他的修养。有一回玛卓来找我，说她要跟刘仁吹，我很吃惊，问是什么原因？玛卓说她和刘仁上街时刘仁看了一个女的一眼。我听了几乎笑出声来，玛卓问我笑什么，我说没笑啥。玛卓说，你是笑了，你在笑我愚蠢是吗？我对玛卓说，男人保不准不看女人一眼。玛卓大约听明白了，说，你是说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啰。我说我并没有这样说，玛卓说你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被她弄得没办法，说，你这样还了得，人都长了双眼睛，总会看见一些东西吧？要不你嫁个瞎子得了，最省心。玛卓没

有理会我的玩笑，她注视着一个遥远的地方，说，他看了两回，先是他看见了那女人，我不怪他，但后来他又看了一眼，这里有三个动作，第一次看，中间停顿，然后再看。第三次他看了，我不能容忍他，因为这一次看和上一次不同，这一回他心里有了鬼。

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。后来慢慢地蹲下来，无言以对。我承认我第一次认识玛卓的真面目，也是第一次领教“三次注视”的理论，我不知道玛卓为什么会敏感到这个程度，我承认她是一个特别到不能再特别的女人了。天哪！刘仁怎么跟她生活。我站起来疲乏地对她笑笑：那你看这事怎么办？人已经看了，你真要因为这一点小事和他吹吗？玛卓说，这怎么会是小事？我叹了一口气：你要认为是大事也没办法，但是玛卓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这么谈朋友，谈十个准崩十个，换上我恐怕我也会看的。我看见玛卓的神情一下子灰暗下来，悲哀地问：男人都是这样吗？她见我没吱声，说了声真没意思，然后就匆匆地走了。

这件事深深地嵌入我的心里，我在此后的生活中常常会沉渣泛起，对这件事产生一种古怪的感觉。我不由想起玛卓写过的一些诗句：我向你举起双臂 / 不知以什么姿势放下。你颅腔深处我的家乡 / 是不是要我用死来到达。这些怪诞又让人不舒服的诗句一直纠缠着我，直到今天。不过在当时，我并没有把玛卓找我的事告诉刘仁，他沉浸在幸福之中，正准备一毕业就结婚。果然，一毕业他们就结婚了。在充满乡间气息的婚礼上，我庆幸自己少干了一件蠢事。

那天晚上他俩看上去非常高兴，参加婚礼的都是老同学，大家放开了玩，用野花编了花环戴在玛卓的头上，使她看上去光彩照人。刘仁真是乐坏了，抱着妻子在那里满场转圈儿，在欢腾的拍手声中累得奄奄一息。我被婚礼的热烈气氛感染了，一种怅然若失的情绪渗透了全身，玛卓跳土风舞的时候，我借故走了出去。在黑夜的天空上，镶嵌着几颗明亮的星星，虽然孤单，但闪耀着光辉。我好像有些痛苦了，蹲了下来，谛听着屋里轻歌曼舞的欢笑声。这就是幸福吗？我抬起头在天空上寻找月亮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拍了我一下，我吃了一惊，站了起来，见是

玛卓。她问我为什么不进去？我说我想呼吸点儿新鲜空气。然后我们一起注视那枚隐约的月亮，谁也没说话，场面很尴尬。我不知道这沉默是怎么发生的，我甚至感到了恐惧，生怕刘仁这时候突然闯出来。这时玛卓在黑暗中叹了一口气，打破了沉默，我清晰地听她说了一句话：

他为什么要看那个女人呢？

我的脑袋里响了一声，觉得这句话从她嘴里恐怖地滚出来，使得婚礼变得像灾难前的一次义演。我惊异不已地注视玛卓，她好像在夜色中笑着，脸皮漂浮出去，只有眼睛和雪白的牙齿在黑暗中闪着光。我打了一个寒战，心里害怕起来。

这件事我仍然没有跟刘仁提起。因为刘仁和玛卓看上去生活得似乎蛮不错，人总有些怪癖吧，只要这怪癖不影响生活就成了，我庆幸自己没有画蛇添足。随后玛卓添了一个孩子，叫皮皮，我就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，我觉得生活毕竟不是写诗，生活就是生活。有一次我跟玛卓通电话，她刚生完孩子不久，声音里透出一股喜悦，过去的忧郁一扫而光，连笑声都是爽朗的。我说你为什么这么高兴？玛卓说这你还不知道吗？我生了儿子啦。我说一个儿子就把你高兴成这样儿，两个儿子怎么办？她说你没生过儿子你怎么知道，净在说糊涂话，生儿子可美了！我说我真替你高兴，喂，玛卓，现在不写诗啦？不多愁善感啦？玛卓说还写一点儿呵，但诗是诗，生活是生活，现在儿子的尿片就是我最好的诗篇了！说着爽朗地大笑起来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听了玛卓的话心里突然难受起来，对她莫名其妙产生一种失望的感觉，好像我更喜欢她孤独痛苦似的，我也闹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想的。我浑浑噩噩地上街买了几罐奶粉朝她家走去。一路上她的笑声犹在耳边，我感到这种笑声十分空洞、贫乏和简单，而且似乎过于“爽朗”了一点儿。

我见到了玛卓和刘仁。玛卓胖得我都认不出来了，看上去像不健康的浮肿。她一面照看不断大便又嗷嗷直哭的婴儿，一面大声招呼我坐下，命令刘仁去泡茶。我在一片混乱的光景中无所适从。你看孩子把我忙的，玛卓说，我这个孩子真能吃，恨不得把他娘掏光了，对了，你什么时候

也生个儿子。

我尴尬地摇摇头，无言以对，婴儿巨大的哭声震得楼板都在发抖。玛卓掀开衣襟就奶孩子，好像我根本不在场似的，后来她看了我一眼才把身子侧了一下。刘仁又忙着泡茶又忙着泡奶粉，连跟我说话的工夫都没有。后来他一边干活一边跟我聊，从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知道了他的大概情况，他说他太穷了，添了个孩子这日子更没法过了，得找个机会借钱出国自费留学去。我吓了一跳，你留什么学？刘仁伸出两个手指在我面前搓了搓，说：

钱。

我沉默了。后来婴儿睡着了。我突然感到一股沉重的疲乏。我想要是生活就是这个样儿，那太可怕了。我一想到结婚，就想起这一天刘仁家的情景，尤其是一个夜莺般的歌手玛卓，会跳土风舞的玛卓，会写诗的玛卓，漂亮的玛卓居然变成一个肥胖的奶妈，我就一阵难受。生活是如此具体，具体到让我们无法承受，我想这大概就是一直到今天我不结婚的原因。伙计，生活是不容易的，它使一个人卑下，如果你找不到一个使自己高贵起来的办法，结局总是这样。但我的问题是，即使现在我没结婚，并不见得就很幸福，甚至更空虚。我常常一个人待在房里几天不出门，生活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地步，一个星期都吃面条，直吃到我快吐了，我有时可以听到颅腔中传来咀嚼面条时的巨响，眼前就一阵黑，真想放开喉咙吼一嗓子。我知道有病了，遇上一个两难的问题：到底我是该结婚还是不该结婚？究竟什么才是生活？我承认这个难题太严厉了，严厉到不容我回避。我记得那天离开刘仁家时，这个难题就膨胀起来，变得粗大无比。我抱着一丝希望问玛卓最近有没有写诗，她说有啊，拿了几首给我看，我一看险些没有晕过去。

我几乎无法相信这些名叫《温馨》或者《微笑》的平庸之作会出自玛卓之手。玛卓好像没有察觉我的失望，她似乎还十分满意这些献给她儿子的诗哩！当她高声朗诵这些极其简单的诗句时，我低下了头。在沉默中我身上泛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我闹不清为什么一个孩子会使一个母

亲变得如此简单甚至有些愚蠢。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差的诗，充其量是一些歌谣罢了。

你不喜欢这些诗？玛卓问我。

哦不。我连忙摆摆手，尴尬了一刻，起身说，我该走了。

我还没有迈出院子，就听见了屋里摔东西的声音，玻璃器皿锐利的破裂声使我战栗不已。

后来我的生活越来越颓废，我想你理解颓废的意思。一个人似乎总是生活在他不满意的環境中，但他又没有力量使自己满意，这就是颓废。我的朋友越来越少，甚至连刘仁都有年把没见面了。我在火电厂几乎不上班了，整天无所事事，余钱仅够买几包一种叫“友谊”的劣质烟熏熏自己日益麻木的脑袋。刘仁一家的变化逸出了我的视野之外。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想到要自杀了，我从开得很小的窗户窥视街上忙忙碌碌的人们，想，大概谁也不知道我了吧？不会有人理会我了，我是这时代的一个废物，一个最没有用的人。

记得是在一个早晨，一个普通的早晨，天灰蒙蒙的，我还在床上睡觉，刘仁来找我。昨晚给二锅头闹的，看见他的时候，我的醉劲儿还没缓过来。我说好久没见你喽老兄，刘仁坐下没吱声，脸黑黑的。我估摸他遇上了麻烦，拿他开心：怎么，你不整天乐呵呵的，现在草鸡啦？刘仁说我没有心情开玩笑。然后他直视着我，说，你有没有跟玛卓说过我的坏话？我一听就从床上跳起来：你他妈的说哪儿话？除了你生孩子那会儿，我都三年没见到她了！刘仁说，我是说以前，你是不是把我以前那点底都透出去了？我连连摆手：没有，绝没有！要不，我是这个——我往地上一趴。刘仁似乎没有心情看我夸张的动作，目光飘来荡去，说：我是真爱她，我承认在她以前干过蠢事，但那是过去的事了，自从遇上她，我是一心一意跟她好，这你知道，我把什么都搭上了，可是她却不爱我。

你胡说八道了！我大声地对刘仁说，玛卓能不爱你？她整天担惊受

怕，连你看一眼别的女人她都不愿意，能不爱你？我扯了一支烟点上，骂刘仁，你娘的越爱越糊涂了。

刘仁突然哭起来了，我料不到他会哭，这我真没想到。我待了一会儿，说，你哭个啥呀！我最怕一个男人哭了。但刘仁的哭真是有点肆无忌惮，似乎伤心之至，我才意识到事情有一点严重。我拿了毛巾给他，叹了一口气。他擦干了眼泪，沉默着不吱声。我又叹了一口气，说，难道生活真是难到要我们男人掉泪的地步吗？

刘仁仍旧没吱声。我把烟递给他，说，来，抽颗烟从头说吧。

我爱玛卓，这你知道。我这人是不会为着钱去死的，但我完全有可能为爱情去死，这你也知道。

自从我一看见玛卓，就爱上了她，从此我魂不守舍，足足有三年，你知道这件事时我已经暗恋她三年了。三年，多么漫长！漫长到好像一生都花费完了，但是玛卓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我觉得完了，好像自己扛不住了，前途一片黑暗。那三年，我一天给她写一封信，把我想说的都对她说，你已经看出那三年我离群索居是吧？除了你，我几乎就是孤家寡人了。但就是你也不能看透我的心思，我真正的伙伴是玛卓。每天晚上我都跟她说话，我的倾诉都写在那封信上。每当你们开完下流玩笑熄灯就寝时，周围是多么安静啊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只有玛卓，这时候她渐渐地浮现出来，在水一方的萋萋芳草中，她款款地面带微笑地向我走来，我一想到这个情景就想掉泪。我借着手电筒的光给她写信，我写道——我最亲爱的玛卓——在信纸上我是自由的，我把我这一天所有的感受，对她的思念甚至对一片叶子的感情都告诉她（你知道只有沉浸在爱情之中的人才会注意到一片叶子的美丽），玛卓，我的爱人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只有她肯听我无休止的倾诉，我一页又一页地写着，甚至把我的委屈都写在上面。我对玛卓写道，玛卓，我的爱人，我多爱你，爱你直到忘记了整个世界，好像没有活过一样。玛卓，今天我在街上三次看见了你的背影，但当我呼唤的时候，她们转过头来，并不是你。玛卓，你

要跟我开玩笑吗？我走在校门口会突然站住，莫名其妙地意识到你就在十米远的地方注视着我，可是我一回头立刻就失望了，那里只有一个卖冰糖葫芦的老头。我的玛卓，为什么你总是无处不在，好像变成了无数个影子，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面前，你这是折磨我还是爱我呀。甚至我登上教学楼四楼时，会突然冒出一个怪诞的想法，如果我从这里掉下去，我就见不到你了，这太可怕了，玛卓！你会掉一滴眼泪吗？……

我就这样写着，毋宁说是这样说着。手电筒的光越来越暗，它激起了我心中凄厉的恐惧，我还有多少话要说，但我的光越来越暗。我看见信纸上的字迹开始模糊，黑暗席卷过来，我恐惧极了，趁着最后的一点光不顾一切地在信纸上写上一连串的“玛卓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——”黑暗终于降临了，电筒的光消灭了，我再也不能写了。我对着黑暗慢慢饮泣，但很小声，你们都睡着了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哭泣。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，觉得最美的爱情总是很悲凉的，它决不是肤浅的快乐。每当我在电筒光湮灭后，就沉浸到这样的爱情中，它的幸福是通过饮泣表达的，不知怎么，在那种黑暗里，我的爱情既悲凉又幸福，好像跟死有关系，我愿意为她献身，而且这也许是我爱情的终局。

很可笑是吗？一点都不可笑。你们可以嘲笑我哭泣，但你们不能嘲笑一个正在爱着的人，这时候的他最宽容、最善良。那时候我任劳任怨为你们打饭、打开水甚至洗衣服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为别的，就因为我爱玛卓，我是一个爱着的人哪！多幸福，她是我的依靠。多恐惧，每次电筒光湮灭之前，我都在挣扎，我抢在黑暗来到之前写出那几声呼喊，我爱你——就像喊救命一模一样。

三年我写了一千多封信，装了几箱子，哦，我一封也没寄给她！我惧怕她看到了它会痛苦，情书本应当给人带来欢乐，但我居然没有这个信心，多么荒诞的事——爱一个人会使她痛苦，这种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几乎不敢想。每天上午见到玛卓时，我立刻觉得全身上了镣铐，昨天晚上情景一下子翻到我面前，而她居然旁若无人地从我面前走过，天哪，我所爱的玛卓居然就这样（那么近地）从我面前走过，这是事实吗？不，我

决不让她知道我爱她，除非她来找我，先开口说她爱我，如果我让她知道了这些信，又说不爱我，你知道我会怎么样吗？告诉你，我会去死，因为我的梦破灭了，我的一切都破灭了，我这个人基本上也就完了。

我宁愿让她成为梦，我明知梦是假的，明知每天晚上我只是自己在说话，但我愿意它是真的，也当作它是真的，因为它能使我不停地写下去，不停地爱下去，不停地依靠下去。人是多么的脆弱啊，怎么能毫无依靠地活下去呢？那是不可能的，就像现在椅子托着我，地又托着椅子一样，使我们稳住，这是多么重要。我害怕有人告诉我，这是一场梦，尤其是玛卓。我于是远远地避开她，凡是她在场的地方我尽量不去。上课的时候我为了避免注视她，总是坐在第一排，你一定记得我的固执，有一次你差点和我吵起来了，因为你总想方便逃课不肯坐在前排。我想我坐到第一排，就再也看不到玛卓了。但我错了，我感到芒刺在背，我觉得玛卓的目光像利剑一样穿透了我的背，使我疼痛不已。但我决不回头看她一眼，三年来她从来没有认真看过我一眼。我在心里呻吟道：玛卓，玛卓，世界上还有比我更爱你的人吗？！没有！绝没有！可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。

我是一个多么傻的人是吧？那时大学已经有人倒腾电脑了，有人发财了，甚至还有人公然干那丑事，将避孕套挂在树上。只有我是最后的傻瓜，我愿意当这样的傻瓜，多幸福的傻瓜！

那些时候孤单的我没有光，是靠着手电筒那一点微弱的光来照亮我的情书的，我相信这光虽微弱，它能使我找到爱情。但我多害怕连这一点光也终有一天会熄灭啊！

啊！你怎么啦？

刘仁的叙述中止在那里，好像被自己的回忆惊呆了，这回忆和现实格格不入，仅仅几年，就变得像神话一样了。刘仁似乎重新回到了那些打手电筒的黑夜。他喘了一口气，神情恐惧地说，我怎么感到我说得有点荒唐了，是不是听上去像编的？刘仁嘴唇发抖起来，说，天哪，我说了些什么，是真的吗？刘仁眸子里闪动着恐惧的光。

我大声说，你怎么啦？你有病了？你连自己说的是真是假都不知道啦？老天哪！

刘仁冷静下来，抱着头。是真的，都是真的。他说，你一定不相信是吗？

……我只是没想到。我说。我承认刘仁的叙述使我太震惊了，以至于他讲完后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刘仁，我看不出来。我说，看你忙忙碌碌好像很开心，以为你变了。

人的外体一直在变，心永远也不会变。刘仁说，我和玛卓结了婚，以为一切都好了，我准备这一辈子只用心去生活，但我没想到生活如此艰难，心却如此没有力量。

心？

是的，我把心给了她，苦难才刚刚开始。

我爱玛卓，几年来我在思念中度过，但她的来临却遥遥无期，有时我就以泪洗面。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出色的人，她也许永远也不会注意到我在爱她，天哪！这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情，一生的盼望落到了无法兑现的地方，不就等于绝望了么？我连想都不敢想，但我知道我的心是出色的，难道爱是有条件的吗？颀长强健的身材、英俊的脸、所谓高雅的气质和才华，没有这些人就不配爱了么？

后来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了，玛卓突然出走了，她是在一次野炊时突然消失的。出走前一天晚上，同学们半夜在上弦场打狗，准备宰了第二天野炊。下半夜的时候，男生用排球网捕到一条狗，当场就打死了。狗凄厉的叫声引起了整座校园群狗的反应，所有的狗一齐叫起来，大家吓坏了，我注意到玛卓凄厉地叫起来，脸上镌刻着战栗不已的恐惧。有人问：玛卓，你看见什么啦？这么害怕。大家在宿舍里挑灯夜战，给狗开膛破肚的时候，玛卓吐了。

第二天我们上山野炊，似乎谁也没有心情吃那肉。接近中午的时候，玛卓不见了。大家漫山遍野地找，没有找到。有人说也许她自己先回家了，于是大家回家，发现她并没有回来，当时大家还很平静，说不会有